

## 4

## 文史博览

## 新中国第一款坦克这样诞生



下室,铺上草垫就睡。干两个小时困了,不行了,下去睡,完了再上来,夜里还干。那个时候非常困难,吃的饼干是玉米面做的,饿了就吃点饼干喝点水。”

二〇二车间承担的冲压件很多,技术条件要求高,工艺装置又不全。原工艺处处长唐仲文介绍说,冲压车间生产的零部件多达一两千项,每冲压一次还得换一次模具,因此模具准备量很大,根本不可能都准备出来。于是,唐仲文和大家商量,将所有图纸一张张地翻阅,确认哪些零件能手工敲制,哪些能做简易模具,哪些必须靠模具车间做

模具。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基本保证了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 从“中苏友谊车”到“十四大部件车”

1958年10月中旬,500总装车间开始试着组装第一辆国产坦克。在设备不齐全、零件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技术人员与工人们采用工序交叉的工作方法,昼夜奋战半个月,终于在11月5日苏联十月革命节前,装出一辆“中苏友谊车”。

原一机厂总工程师尤凤元说:“组装的第一辆坦克里面既有苏联的部件,也有我们自己



的部件,所以叫‘中苏友谊车’。然后我们就开始后来称为国产化的过程。‘中苏友谊车’装出来以后,我们又装了一辆‘十四大部件车’,它依然用苏联的,但使用国产设备,其中十四大部件是我们自己做的。”

一机厂全体制成员借鉴“中苏友谊车”的经验,一鼓作气开始自制坦克十大部件。所谓十大部件是指坦克上的炮塔、车体、水箱、主动轮、变速箱、行星转向机、高射机枪架、液压缓冲器、油水散热器、扭力轴。时任四〇一车间主任刘作会描述说:“由于缺乏经验和设备,我们只能一道工序一

道工序地检验工艺规程、工艺装置、量具卡具到底能不能用。一直持续到年底,我们基本都是早上8时上班,晚上9时下班。”到12月中旬,不仅完成了十大部件的试制任务,而且还试制成功了诱导轮、负重轮、炮塔转向机和加温锅另外四个部件,把十大部件试制变成了十四大部件试制。

自制十四大部件的中型坦克于1958年12月18日开始总装,仅用了7天多时间就已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坦克从此诞生,中国人不能制造坦克的历史宣告结束。原总厂党委书记陈之向回忆说:“从1956年建厂区,3年多工夫,1959年我们的车(坦克)就上天安门了。当时认为我们还不行,回头来看啊,哪儿有不行,就连汽车厂都难有这个速度。我们的坦克厂能有这个速度,可真不简单。”

## 赶制坦克参加国庆阅兵

195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一机厂接受了生产32辆中型坦克交付部队参加检阅的任务。强烈的荣誉感使全厂上下欢欣鼓舞、斗志旺盛,“决心书”“保证书”贴满了墙。

工厂以完成受阅任务为目标的献礼运动全面展开,刚落成还未健全的生产线上掀起热火朝天的大干高潮。王日爽说:“那时的人们都有一股劲,从前我们没有坦克厂,现在有坦克厂了;以前没有坦克,现在自己能制造了,当时大家都希望早日能拿出来质量好的产品。全厂不是等闲要,而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要快上,要干好”。首批受阅坦克总装任务由当时的500总装车间承担,仅预留两个月时间。原五分厂副厂长张维均说:“当时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坦克)要接受毛主席检阅,大家特别重视,尽早交付部队参加天安门检阅。总装的时候,坦克车体还没到车间,工人们就提前到其他车间熟悉零部件,看车体什么时候能转过来。工人积极性很高,干起活来主动加班加点。”

1959年8月22日,凝结着一机厂全体职工心血和汗水的32辆59式中型坦克,比建厂时计划进度提前一年交付部队,经过严格考核试验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阅兵。它们排在地面武器装备的最前列,威武雄壮地驶过天安门。这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坦克首次向世人展示,为新中国国防工业赢得荣誉。

(摘自《环球时报》)

## 内地全力以赴保障香港供水

内地对香港的供水工程近来受到部分香港反对派的恶毒攻击。回顾当年东深供水工程的修建历史,可以看到内地为保障对香港供水,做出了巨大牺牲。

二战后香港经济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口增加以及工业发展对淡水资源的高度渴求——1935年的100万香港居民,淡水需求量为270万立方米;到1960年时,300万香港居民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量已高达1.1亿立方米。而那时香港的淡水供应主要依靠几座大型水塘(水库)。1959年建成大榄涌水塘后,虽然全港水塘容量提升到4500万立方米,但平均每人每日供水量仅有41升,只够应付基本生活需要。

雪上加霜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华南地区出现大面积干旱。严峻的现实让港英当局意识到,单靠兴建水塘存储雨水,连饮用水供应都无法保证。此时内地也注意到水荒对香港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就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引东江水”水供应香港,以救香港同胞之急”的想法。195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与港澳知名人士议定由宝安县(深圳市的前身)建设水塘,在满足自身用水的同时,也向香港提供淡水。

1959年11月15日,位于宝安县深圳镇的深圳水库修建工程正式动工。当时除了少数压土机之外,取土运土几乎全部是靠锄头、铁锹、扁挑和手推车。修建水库的主力是来自全县13个人民公社的两万多名社员。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仅用了99天时间,深圳水库大坝主体工程便告建成,获得“百日堤坝”的美誉。深圳水库建成后,积水面积60平方公里,库容量达到4500万立方米,是当年宝安十大水库建设中工程量最大的水库。按照香港媒体的统计,当时深圳年用水量只有73万立方米,因此修建深圳水库的主要用途就是保障香港用水。

1960年3月深圳水库刚建成,4月15日,时任港督柏立基就主动派代表到深圳与宝安县协商向香港供水的问题,其急切心情可见一斑。1960年11月15日,港英当局与广东省政府达成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提供50亿加仑,也就是2270万立方米的淡水。每千加仑水仅象征性收费人民币一角。

供水协议签订后,在香港各界引起热烈反

响。11月17日,《星岛日报》称:“本港三百万市民,不论国籍立场,咸认此举对于香港的供水情况,是深具价值的辅助……数十年以来,威胁港九市民生活的是食水问题,预料缺水的恶劣情况将获得改善是必然的。”

1965年3月1日,深圳水库开始按供水协议向香港供水,每年供水量定为6820万立方米,比香港几大水塘的容量总和还要大。但港英当局对内地的提防之心并没有减弱,为避免在供水问题上“受中共钳制”,不惜花费巨资搞“供水多样化”。港英当局陆续兴建了万宜水库、船湾淡水湖等大型水库,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水库容量。同时香港还投入极大精力发展海水淡化工厂,但其成本比东深供水的水费高出6倍。美国也掺和进来,甚至表示愿意提供财政援助和技术支持,推动香港发展核能海水淡化厂,以防止受内地供水的制约。这些花费巨大的超级水工程,在香港经济尚未腾飞之前就相继完成,英国背后的的心思不言而喻。出于对东江水“内陆背景”的疑虑,后者占香港淡水总需求量的比重并不高,港英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宣称建成“自主供水体系”。

然而香港经济发展迅猛,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再加上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确认了香港回归的前途,港英当局承认花巨资维持独立的供水体系已无必要,因而逐渐提高东江水的供应量。到1991年时,东江水的占比已经超过80%。与此同时,东深供水工程先后进行3次扩建和1次改造,对香港的供水能力从开通初期的0.68亿立方米,提高到现在的11亿立方米,足以满足香港方面的需求。

但在这些数据背后,却是东深供水工程沿线为了保护水资源的质量,做出的巨大付出。例如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是供港的主要水源地,在工业、旅游及林业等方面的发展均受到限制,此外还投入重金整治全市河流。1991年广东遭遇大旱,为确保对港的供水充足,东莞、深圳的供水量大幅削减。然而当时香港依然有浓厚的“恐共”氛围,港英当局并不想在饮水问题上过分依赖内地,以防“遭到中共的政治敲诈”,因此对于深圳水库的态度可谓“又爱又防”。

1963年遭遭遇史上最严重的干旱之一。眼

看“靠天吃饭”的水塘相继接近干涸,港英当局甚至派出飞机播撒干冰试图人工降雨,但未能成功。根据当时的档案记载,1963年5月香港被迫实行严格的供水限制:从5月2日开始,每天仅供水3小时,5月16日改为每两天供水4小时,6月1日甚至变成每天供水4小时!在严峻的缺水形势逼迫下,当时香港社会的“节水”措施几近变态:港口停止向外来船只提供或出售饮用水;医院宣布暂缓慢性疾病的科手术;城市居民大量食用罐头食品,以减少煮食用水的需求;还有学校干脆取消体育课程,以免增加洗澡的次数;平时尽量不穿白色衣物,因白色不耐脏……唯一兴旺的是水桶行业,因为所有家庭及各行各业都需要以水桶作盛水容器,当时可装50加仑水的大铁水桶销量最佳。香港居民们在供水日全家出动排队打水成为常态,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水,发生争抢乃至械斗等情况并不少见。

关键时刻,还是内地伸出援助之手。尽管宝安县同样遭受严重的旱灾,但深圳水库还是在原协议基础上同意增加60亿加仑对港供水。得到广东省政府的批准后,港英当局还先后出动14艘巨型油轮从珠江口运载淡水,缓解香港供水紧张局势。但这些显然都不是长久之计。

为彻底解决用水问题,港英当局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研究修建从东江引水补给香港供水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东深供水工程)”。东深供水工程实际是将与深圳有分水岭之隔的东江水引入深圳水库。它需要先把东江支流石马河筑成人工运河,通过八级抽水站逆流把河水由下游抽回上游,再注入雁田水库,然后挖掘人工渠道引水至深圳水库,最后经横越深圳河的水管输港,其工程量之大可以想象。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拍板,东深供水工程的建造方案最终敲定。

东深供水工程从1964年2月20日正式动工,到1965年2月就已宣告竣工,香港工务司官员鄂利德参观后也表示,难以想象如何在一年内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政府关心香港同胞、支持香港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这项工程由中国政府承担全部工程的设计和修建,并负担全部费用。

(摘自《环球时报》)

## “我是毛主席的邻居,不能给他丢人”

1959年,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阔别家乡32年后回到韶山,留下一张与乡亲们聊天的合影。照片中,一位留着齐肩发的妇女抱着孩子,笑得欢畅——那就是汤瑞仁。“我是毛主席的邻居,不能给他丢人。”这句话,她践行了这一生。

## “铁娘子”

1930年,汤瑞仁出生于湘潭渌田寺镇一户贫寒人家,幼年讨饭为生。1944年,她嫁给了同龄的毛凯清,住在了毛泽东旧居的斜对面。3年后,立志参加革命的毛凯清与弟弟毛凯文告别家乡,加入解放军队伍,一走就是整整8年。

在闹饥荒的韶山冲里,汤瑞仁扛起了养家的重任。那时土地贫瘠,一些青壮年将山里的柴砍来送到集市上卖,换回粮油,一车柴大约有两百斤。17岁的汤瑞仁加入了“送柴大军”,一趟单程,爬岭过坳20余里路,卖完柴再回家做饭洗衣,照顾老人。

1955年8月,离家8年的丈夫,终于寄回一封信。她这才得知,毛凯清参加了湘西剿匪战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荣立二等功,是最后一批归国的志愿军,当时正在东北任教官。汤瑞仁请人写了回信:“家里备好饭菜,等你归来。”

回到家乡的毛凯清,只匆匆停留20多天,又回到了东北部队。

1956年,走上集体化道路的韶山开始兴修水利,在开山炮的轰鸣声中,怀着身孕的汤瑞仁也走上工地,挑土担石。那年的一个夏夜,独自在家的汤瑞仁生下了儿子,取名毛新飞。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据汤瑞仁回忆,一天,毛主席走进她家中,坐下聊天,问她怀里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又叮嘱她,孩子是革命军人的后代,长大了就去当解放军。说完,还接过孩子抱在怀中。

短暂的相聚,让汤瑞仁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此后,她将儿子改名毛命军。“希望他成为革命军人,保家卫国。”

1961年,1964年,汤瑞仁先后产下女儿毛桃芝、小儿子毛军。与丈夫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她独自抚养3个孩子长大。

现龄58岁的毛桃芝记得,在韶山连续大丰收的那几年里,母亲每年能挣下数千工分,是普通女劳

力的两倍。

20世纪70年代初,为抵抗干旱旱灾,治理韶河攻坚战打响,汤瑞仁带领着韶山公社的“铁姑娘战斗队”走上工地,挑土打夯。也在此时,14岁的毛命军参军了。临行前夜,汤瑞仁为儿子缝制了一个白布袋,绣上了“平安”二字,装上干粮。“当年你爸离家参军,成了战斗英雄,你也要像你爸一样,为毛主席家乡争光!”

## “汤妈妈”

20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开始施行,老百姓过上了温饱日子,韶山也成了旅游风景区。旅游业越来越红火,农忙之余,人们在小山冲里摆起了各式摊点。汤瑞仁也动了心。1984年夏天,她用一块7毛钱,买了两斤绿豆、一斤白糖,熬了两大桶绿豆粥,挑到村里的小路边。

“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躲在路边的大树后面。来了个游客,问‘稀饭卖吗?’,我说‘你喝吧,看着给’,第一天就赚了5块多。”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汤瑞仁对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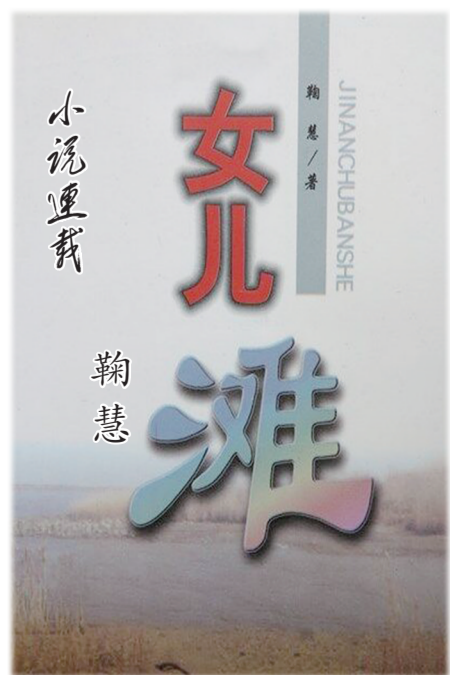
渐渐的,她开始一边卖稀饭,一边摆摊卖纪念品。3年间,汤瑞仁成了韶山村的万元户。紧接着,汤瑞仁又迈出一大步——1987年3月8日,“毛家饭店”开张了,就在与毛泽东故居一塘之隔的自家老屋,几张四方桌摆上农家菜,引来源源不断的客人。

生意起来了,流言也跟着来了。“她还是毛主席的邻居,却赚游客的钱,真不体面。”……面对议论纷纷的人们,汤瑞仁理直气壮:“我就是要接待好‘毛主席的客人’,不偷不抢,哪里丢人?”

1993年底,毛家饭店的第一家分店在北京开业。继北京之后,店又开到西安、南京、广州、重庆……毛桃芝记得,毛家饭店在乌鲁木齐开业时,母亲赶到新疆,第一件事就是去孤儿院捐款,又邀请老红军到店里相聚。毛家饭店有个规定,对老红军、全国劳模、烈士遗孀一律免费。

在韶山冲里,没有人称呼汤瑞仁为“老板娘”“汤总”,大家都习惯叫她“汤妈妈”,如今又有许多人叫她“汤奶奶”。因为难忘幼年的讨饭经历,汤瑞仁近年来陆续资助了数千名贫困学子,全资助养了23名孤儿;早在1996年就拿出10万元积蓄成立了教育基金会;捐资修好了韶山学校门前的路。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芳草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女人干点事,咋就这么难呢?家不管不行,地丢下也不行。男人,就不是这样了。就这么着在这滩里住一辈子吗?像干娘,像婶子大娘们,直到死,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啥模样……不,我要走,不管这回全福咋想,不管家里人咋看……

芳草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觉得很累,坐在那把破椅子上,呆望着空荡荡的院子,她一动不动。

“他姑,在家吗?”芳草醒过来,见嫂子迈进了院子。“呀,嫂子,你咋来了?你不是到舅家去帮着盖屋了吗?”

芳草忙迎出去,接过嫂子手上的车子放下,两个人往里走。

“明日刨地槽。趁了这空,我回家来看看,刚到家,就听干娘说了你的事,这不,门也没进,推上车子我就来了。”

“嫂子你还没吃饭吧?你先坐着,我去挑担水,回来做饭。”

“吃饭不着急,等会儿咱姊妹俩下手,做饭还不快?”嫂子说着,接过芳草递来的一碗水,仰起头,一口气喝干了,干娘一听说那事,我就急了,这是打着灯

笼都难找的好事啊,咋能不去?像咱这年纪的女人,有几个念到高中的?人家能看中了咱,不易,咋能不去?他姑,你也别愁,不就是那几亩地吗?你放心,嫂子的麦子冒出芽来,你的麦子也保证拱出头来。地整得不平了,麦子不够苗了,回来找嫂子就行!你就放下心,该干啥干啥,该去哪就去哪。”

望着浑身是土,脚上沾满泥巴的嫂子,芳草觉得鼻子有些酸。

“嫂子,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小山和小翠正是累人的时候,家里还包着十几亩地,这大忙的……”

“嗨,你就甭操那个心了。”嫂子把话抢过来,“咱庄稼人,多干点活有啥?早点睡,晚睡点,让干娘有空过来帮着点,不就有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干娘也是满心里巴望着你能出去见些世面呢。当着你的面她那么说,可当着你的面,她又是另一种说法。她是怕你出去受苦呢!”

“我知道。”芳草点点头,眼圈有些红了。干娘对她的那颗爱心,无论啥时也不会变的。“可是,这又是泥又是水的,不比平时的秧种。”

“不放心你嫂子是吧?还是那话,等你学完回来,地里的小苗长得比别人的差,你去找嫂子算账就是了!”

芳草再无话可说,这一刻,她真恨不得跪下给

嫂子磕两个头。“咱家,祖祖辈辈都是靠土里刨食的,几辈子也没个识字的人,他姑,还是你了。说实在话,找你哥哥的时候,俺还真有点看不上他,要不是看他有个长得又俊又有文化的妹妹,说不准咱还成不了一家人呢!”

“嫂子,你可真会说。”芳草忍不住笑起来,“找婆家,人家都是相女婿,还没听说有相小姑的呢!”

“你不信?我说这谎干啥?真的,打小,我就稀罕那识文断字的女人。”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忙着做饭。芳草觉得心里轻松多了,尚未播种的麦田终于有了着落,她再也不用为这事发愁了。

饭刚端到桌上,全福摇摇晃晃地进了家门。“哟,她姑夫回来了,正好,快吃饭吧。”

全福应着,遂坐在芳草让给他的椅子上,点上一支烟,抽起来。

“你信不信?我说这谎干啥?真的,打小,我就稀罕那识文断字的女人。”

“你不信?我说这谎干啥?真的,打小,我就稀罕那识文断字的女人。”

“哎,到了这节骨眼上,还是人家那娘家人啊!”全福仰脸吐着烟圈,不咸不淡地说。

“全福,你这是啥意思?”嫂子放下手里的馒头,脸色有些变,“娘家人咋了?娘家人也没帮着她欺负你吧?”

“没欺负?哼,也不是不想啊!”

全福依然不紧不慢。嫂子却站了起来。

“你说明白,谁欺负你了,欺负你啥了?也就是俺家他姑心软性子善吧,由着你欺,换了我,一天都不伺候你这样的!”

“你,想伺候,我用你吗?可别夜里把我吓得睡不着了。”

全福翻白眼,没动地方。嫂子却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要是对手换个人,她说啥也早就给他两巴掌了。

芳草夹在中间,说谁也不是,她只是一个劲地重复着那句话:“别吵了,你俩都别吵了。”可是,没人听她的。

越来越多的涌入院子,嫂子娘家人也闻讯赶来了。待弄明白了事情的前后,妻子的嫂子跳了起来:“妻子,你是闲得难受是咋的?闲得难受去河边上看蚂蚁爬树去,人家郑家的地,是你能招惹的?”

(七十四)